

# 晚店夜色

□南京 李根萍

夜深了,热闹的院子渐渐清静下来。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,干脆出去走走。

这次随鹭岛的同乡好友周末两日游,驱车来到福建龙海市港尾镇晚店,入住九松园温泉度假村,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民宿。生活在鹭岛的萍乡人众多,喜欢周末结伴出游,先在群里发个通知,尔后开始报名接龙,确定具体人数,接下来有专人负责选点、买菜、对接、管账、安排住宿,最后费用平摊。活动主打内容:打牌、聚餐、爬山、钓鱼、泡温泉。最富有特色的内容,大家轮流掌勺,自愿帮厨,当然烧的是正宗的家乡菜。最让人过瘾的是,有人还会自带家乡谷酒或米酒,揭开塑料壶盖,酒香扑鼻,酒未入口,人已醉了,仿佛回到了老家,回到了童年居住过的地方,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山山水水。

周末结伴出游,多是全家出动,孩子们不少,大小都有,见面就熟,不时在院子里的小径上追逐打闹,惬意地荡着秋千,开心地在草地上打滚,更多的是在温泉池里跳上跳下,让院子里多了几分生气,多了几人间烟火味。晚店白天下了一场雨,雨后的空气特别的清新,树叶在灯下泛着光,

月亮迟迟不见出来,怕是今晚看不到月亮了。跨出大门,横亘一条宽阔的水泥路,一头通向村外,一头通向村内,我决计到村内走走。

远处的群山朦朦胧胧,眼前的晚店村宛如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,已安然入睡了,明早还得早起干活。没有人认识我,也无人打扰我,我只想从内到外清静一会儿,将一切都放下来,彻底清空,在异乡的夜色里轻轻松松走一走,将一切都放心地交给晚店。

穿过几家农舍,拐个弯,前面有条小河映入眼帘,河从山里蜿蜒而来,大大方方向东一路欢歌,在村里擦个边,向着远方奔去。河旁有一丘丘稻田,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,青蛙喜欢捉迷藏,调皮地躲在禾苗深处,间或唱两嗓子,搅碎了晚店的寂静。有种虫子的叫声,特别熟悉,和我们老家的虫儿叫声相同。听到这虫儿声音,被晚店夜色包裹着的我有些兴奋,甚至感觉有点走在自己村里,还幻想能碰见童年的伙伴。

有风从河面吹来,夹杂一丝丝香味,温柔地拂过面颊。有狗吠从小巷里传出,一声,两声,三声,停了,急促,干练,这个时候狗子也困了,不想再关注太多的事了。紧靠河边有家小

店,早已打烊,但门口依然亮着一盏灯。陡然想起此地的村名——晚店,既然是晚店,何以这么早就关门了呢?是不是有点徒有虚名?每个地名都不是随便而来的,均有其特殊之义,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。

不一会,我从河边又折回村中心,有骑摩托的村民从外面回来,车上挂着两个竹筐,不用猜,肯定是在外卖杨梅回来,这里是杨梅的产地,产出的杨梅特别有名。村民要将水果推销出去,变成现金,显然非常的辛苦,至此才真正体会到“日啖杨梅三百颗,不辞长作晚店人”。

回到入住的院子,依旧灯火通明,温泉池里竟然还有人影在水面上晃动,树林中的亭子里,有人还在打牌,熟悉的乡音,听着特别的亲切,虽然今夜寄居在海边乡村晚店,但这里似乎有种回故乡的感觉,因为院子住的全是家乡人,且顿顿品尝的是家乡菜。

何谓老乡?相同的口音,相同的风俗,相同的饮食文化。寄居异乡,一个群能把老乡聚在一起,趁周末出去走走,远离都市喧嚣,吸吸新鲜空气,开心的玩玩,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!

我进木屋躺下,竟然很快进入梦乡。

## 端午的绿

□如东 孙同林

端午节时至盛夏。

盛夏带给我们的应是似火一样的红,然而,端午节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绿色。

插绿,艾草插檐香满堂。在如东民间,家家户户还保留着端午节屋檐插艾草的习俗。如东农家是很注重“门面”的,春节大幅的春联贴在门上,经过一小半年的风吹、日晒、雨淋,曾经的大红已渐褪成淡红。端午来了,在门檐上插几支艾草和菖蒲,便有了节日的气氛。每年端午节早上,祖父拿了镰刀走进后园,去割几枝带着露珠的艾草,插在大门的房檐上。于是,我上学放学的时候,从门口经过,一抹绿直逼我的眼,一阵香直扑我的鼻。艾草的叶还会亲昵地在我的头上扫一扫。艾草香,香满堂,端午的味道就是浓郁!行走在村道上,看到一家家门楣上都有艾草的绿和香。

吃绿,糯米粽子满嘴香。一家人围坐在艾草生香的厅堂里,剥着粽子,饮着雄黄酒,满嘴生香。绿色的芦苇叶,在乡间被称做“柴箬子”。当一盘用绿箬叶捆起的粽子摆放在你面前的时候,必是让你唇齿生津。随手抓起一只粽子,解开,猛地咬一大口,黏呀、糯呀、甜呀、香呀……

栽绿,满田栽出青翠色。端午时节,正赶上芒种节气,正是农村插秧季节。农村人,不会因过端午而放着农活不干,更不会像过年一样地过端午。早上起床,匆匆剥一颗粽子,一边吃一边赶着下地,栽两行秧再回来吃早饭,正好休息一下,这是我家过端午栽秧的习惯。往回走的时候,回望一眼,地里已是一片绿。那年端午节,姨父来我家,正好帮我家栽秧,姨父是东台人,他会唱栽秧号子,记得他唱的一段:“哎!早晨起来露水啃湿哟,脚踩鲤鱼有半多斤哪。哎!隔壁的大姐在害伢子(妊娠反应)哎嗨,烧一碗鱼汤就送上她的门哪,鲜鱼汤吃了长精神哟,好姐姐呀,养下个儿子就同我分……”

傍晚,一块地栽好,望着秧田,果然是“早上一片白,晚上一片绿”,父亲和姨父两人站在田头上,看着绿油油的稻田吸烟。端午节,我们栽下的绿,给一年带来了希望。

“轻汗微微透碧纨,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,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苏轼的《浣溪沙·端午》,让端午的绿变得更浓了。

## 大姐出嫁

□苏州 徐建平

大姐比我大十岁,她结婚那年我才十二岁。大姐从小对我十分疼爱,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;我每每被人欺负,也都是大姐为我出头。听大人们说姑娘大了,总归要嫁人的,可我不希望大姐出嫁,希望她一直陪着我。

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,离大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远。我发现母亲的眉头也越来越紧,莫非母亲同我的想法一样,也不希望大姐嫁出去?

有一天,姨妈拿来了布票和钱,拉着母亲的手说:“姐姐,去做两床新被头吧,也算给姨侄女添份嫁妆。”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。

母亲从镇上买回了一红一绿两条被面,招呼着父亲和大姐小心翼翼地展开。我也伸出手来想在柔软的被面上摸一摸,但被母亲制止了,她朝我白了一眼,笑着说:“小孩子不要乱摸,这是姐姐的嫁妆。”大姐在一旁红着脸笑着,手里不停地摆弄着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,眼睛也笑成了月牙儿。

见我盯着她看,有点不好意思地瞪了我一眼,撂下一句话儿“我干活去了”,就转身跑出去了。

四月天,春风和煦,那天一早,我哪儿也没去,静静地坐在屋里,等待迎亲队伍的到来,等待接大姐的花轿上门,我要骄傲地做一回舅老爷,到男方家去吃喜宴。

见母亲没有上街买菜,我不由问道:“妈,大姐今天出嫁,怎么家里没有亲戚来呀?”母亲摇摇头咧了咧嘴说:“亲戚都忙,不来了。”我不敢多问什么,偷偷溜到了大姐的屋里。大姐胸前戴着大红花,头上扎着红头绳,村里几个要好的姐妹,正在帮大姐整理嫁妆。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,始终不见接亲的人来。我几次跑到弄堂口,也没有看到敲锣打鼓的队伍。再回到家里,见几个小妹妹围着大姐。大姐低着头,旁边的姐妹给她递上手绢。大姐哭了?我心里想着又不敢问。

我又跑到弄堂口,伸长脖颈四处张望。有个叫王婶的从院门口探出大半个身子,对我说道:“小家伙,别望了,你姐办的是集体婚礼!赶快回去吧!这是你阿叔的主意!”

提到阿叔我不再吱声了。从我记事起就知道阿叔是大队书记。看见

他,我总是躲得远远的,好像阿叔是吃人的老虎。

回到家,见母亲低着头,一声不吭,眼睛红红的。我站在母亲旁边,也不敢出声。

“妈,我走了……”大姐走到妈身边,声音有点打颤,母亲点了点头。大姐捂着脸,在几个小妹妹的陪同下,走出了家门。望着一群人走出去,我突然撒开脚丫子追出去,拉住大姐的手不放。大姐蹲下来,用手绢给我擦擦眼泪,也许还有鼻涕。大姐疼爱地摸摸我的头,轻声对我说:“好弟弟,赶紧回去,等大姐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”母亲来了,双手绕过我的脖子夹住我的小板,对大姐说:“快走吧,别误了时间!”姐姐点点头,猛地转身大步向前,其他姐妹也紧跑几步,“走慢点儿,别摔了……”母亲还撵着她们跑了一段。

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尽头,我抬头看向母亲。母亲挤出一丝微笑,“走,回家,妈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——这一幕过去有几十年了,但每每想起,心头总有一种酸酸涩涩想哭的感觉。

## 盛夏鸣蝉

□陕西宝鸡 贾炳梅

每逢盛夏,那些让夏天热闹非凡的蝉就回来了!

从小生活在山村,密集高昂的声声蝉鸣几乎是乡村盛夏的主题曲。老家大门外的几棵高大的香椿树上常常有蝉在不知疲倦地鸣叫。特别是炎热的午后,一声声“知了知了”的叫声,吵得我即使在母亲的呵斥下勉强躺在凉席上午睡,却是翻来覆去地更加燥热,怎么也睡不着的。

于是,等一旁的母亲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,我就会溜出房门,找一根长长竹竿,去大门外到叫得最响最声嘶力竭的那只蝉所在的香椿树下,用长竹竿捣蝉。谁知蝉却很警觉,它会停止鸣叫突然不见踪影,停几分钟,又在另一个树枝上开始鸣叫。折腾半天,我涨红着小脸也不能让任何一只蝉停止吼叫,它们依然旁若无人地放开嗓门在不同的树枝间,此起彼伏地欢唱着。

我胆子小,又不会爬树,只好沮丧地扔下竹竿,站在树荫下,昂着头,恼恨地看着蝉紧紧贴在树枝上,抖动着翅膀,黑色肥胖的身子如同钉在树上一样,专注忘我的歌唱,累了,就蔫蔫地垂着脑袋回到母亲身边,迷糊地睡着。

一次,在一棵小桐树大大的叶片背面,我发现了一只奇怪的一动不动的蝉,土黄色的,像塑料纸那样有点透明,鼓鼓的,几个爪子紧紧地抠在叶片上,我费

了好大劲才将它拿下来,却是很轻的。兴高采烈地捧回家让奶奶看,说自己捉到了一只蝉,奶奶笑了,说,“傻丫头,这是蝉蜕,是药呢。”见我不解,奶奶又说,“就是蝉的壳,蝉的衣服,蝉早飞走啦……”

长大后,从书本上了解到,原来蝉是见不得天的昆虫,虽然寿命很长,但是很少很少在阳光下生活,几乎一生都在黑暗地度过。它们要在地下泥土里呆三四年甚至十几年,这期间还要经过四次蜕壳,才能挣扎出地面。爬上树再蜕一次壳才能真正蜕变成蝉,经过盛夏完成生命使命就会迅速死去。

难怪,蝉会那样不知疲倦、声嘶力竭地歌唱,原来它为重见光明,历经沧桑磨难,涅槃重生后的光阴竟也是极其短暂的,但它们依然向往光明,渴望阳光。一旦爬出地面就会将在黑暗的地下积攒了许多年的热情,在阳光下化为高昂亢奋的欢唱,以不负多年的煎熬和努力。

自从知道了蝉的生命历程,我对盛夏蝉鸣不再厌烦,而是充满怜悯和敬畏。在每个夏天,我开始期盼聆听蝉鸣,因为它的鸣叫不是聒噪,不是惊扰,而是生命重生的欢欣,是激励我学会锲而不舍追求美好梦想的动力,是盛夏里歌唱生命不息的乐曲!

窗外蝉鸣越来越响,持久而高昂。有一份亢奋,有一丝悲凉……

## 与蜻蜓同行

□阜宁 张根生

凉风吹深了云的颜色,浅白变成了深灰;凉风吹变了云的状态,飘散成了凝固。凉风吹来了雨,和以前不一样的雨。

开始下雨了,雨点很大,但不稠密,“啪啪啪”地打在浅蓝色的雨伞上。雨水掸落了路旁乌桕树的叶子上的灰层,水珠附在叶面上,重了,便滑落下去。乌桕树蓬头遮住的柏油路面的色彩,逐渐由白变成深色。

雨大了,我加快了脚步。突然,我发现一只蜻蜓在我的伞下,和我同行。这只蜻蜓是黑黄相间的颜色,尾部黄色为主,黑色点缀。头部黑色为主,黄色点缀。我看不见它振动的翅膀,我前行,它也飞着前行。

对于蜻蜓,我非常地熟悉。小时候,在暴雨来临之前,或夏日的傍晚,蜻蜓漫天飞舞。孩子们以提取蜻蜓为乐,或用蜘蛛网粘,或用大扫帚扑打,好像蜻蜓越捉越多,永远的遮天蔽日。现在,孩子们不捉蜻蜓了,知道蜻蜓是益虫?关键是没有多少蜻蜓了。小时候的蜻蜓不仅数量多,而且色彩丰富,我们特别喜欢一种浑身通红的“红新娘子”。当它们成群疾飞而过时,空中如一片片红云掠过。蜻蜓的进化,空气中的“巨无霸”,到现在的小小的身形,终于生存了下来。现在,数量的减少,也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了。

蜻蜓一直是诗人笔下的精灵,古往今来,诗人对蜻蜓的描写很多。“小

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给小荷的生命增添了灵气,和谐的自然让人想着亲近。路旁的小河里也生长着几棵荷叶,也有“尖尖角”,来来去去,从没看过“蜻蜓立上头”。原因是那荷叶是生长在一个水缸里的。也是啊,过去荷叶满河,蜻蜓漫天,当然很容易看到“蜻蜓立上头”了。

“碧玉眼睛云母翅,轻于粉蝶瘦于蜂”这是对静态蜻蜓的描绘,也有对动态蜻蜓的描写的诗句,我确是想不起来。我思考着,我如何写这与我同行的蜻蜓呢?我思考着,这只蜻蜓为什么飞到我的伞下呢?避雨是一个原因?也许我的伞的颜色是主要原因吧!浅蓝色,那可是天空的颜色啊!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6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